

敦煌異鄉人寫經題記中的「鄉愁與宗教救度」

釋大參*

一、前言

敦煌位於甘肅河西走廊西端，南接青海，西連新疆，古來即是西陲軍事重鎮，西域開通後，敦煌更成了絲綢路上的咽喉重鎮、國際都會及佛教聖地。不論是歷來的移民、戍防兵將、使節或避難者；穿梭的商旅、求法的僧人等等，這無數的異鄉人都為敦煌注入了無限的生命力。

敦煌異鄉人中有許多是被徵調的移民與軍人，他們身處異地，離鄉背井的愁緒，時時流露。敦煌在外族侵擾、政權更迭下，戰爭帶來死傷與家破人亡，異鄉人痛苦的心靈更期待救度。由於當時佛教昌盛，寫經祈福便成了他們消災祈願的重要法門；從現存敦煌寫經題記中可見各時代異鄉人的心情，透過寫經題記可感受到他們對處於「惡世」、「邊地」、「末法」的無奈與不滿，也可發覺他們內心的鄉愁與被救度的期待。

本文擬通過敦煌異鄉人寫卷題記來考察敦煌遺書中「異鄉人」的身世、家人離散的原因、內心的苦悶及願求，並探討佛教「離苦」的教義如何發揮對敦煌異鄉人的宗教救度。

二、敦煌異鄉人寫經考述

所謂「敦煌異鄉人寫經」是指：異鄉人在敦煌或河西諸郡（廣義的敦煌地區）所寫的佛教經典，因此不包含隋唐宮廷賜經，及吐魯番高昌、四川等地流入的寫經。從現存敦煌寫經題記中加以篩檢¹，發現異鄉人寫經有二十一個寫卷，分屬於十一位異鄉人供養，其抄寫的佛經有《佛說仁王般若經》等十二種²，此外題記提到的寫經尚有《賢愚

*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¹ 本文主要根據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一書，根據寫經者自述其遭遇與身份進行篩選，統計出敦煌異鄉人寫經數量與種類。參閱池田溫《中國古代寫本識語集錄》，東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1990年。（該書本文皆簡稱《識語》）

² 這十二種佛經分別是《佛說仁王般若經》、《大智度論》、《律藏》、《維摩疏》、《大方等大集經》、《大般涅槃

經》等八種³。茲分別依其時代先後考述如下：

（一）北魏東陽王元榮寫經：

北魏是王室帶動全民信仰佛教的時期，此期的修行特色以興福建寺、大量寫經為功德，敦煌遺書中北魏東陽王元榮的寫經是典型的代表。目前英國、法國、日本（京都博、書博、五島美術館）及中國（北圖、上圖）等四個國家共藏有十一件署名元榮的敦煌寫經。從其題記可知，他於永安三年（530）到永熙二年（533）寫經十餘部，達數百卷。

⁴現存寫經共有七種：「《佛說仁王般若經》、《摩訶衍經》（《大智度論》）、《律藏》、《維摩疏》、《大方等大集經》、《大般涅槃經》、《無量壽經》」。另外，題記還提到曾經抄有七種佛經：「《賢愚經》、《觀佛三昧經》、《大雲經》、《維摩經》、《藥師經》、《祖持》、《金光明經》」，然以上諸卷下落不明。

東陽王元榮又稱「元太榮」，他是北魏明元帝第三子安樂王範的曾孫，由於正光五年（524）爆發「六鎮起義」河西地區也受到波及，元榮於孝昌元年（525）九月前被任命瓜州刺使鎮守邊地，大統八年（542）卒於敦煌，治理瓜州長達二十年。⁵元榮初到瓜州期間的寫經題記，說明他面臨政治上的「內憂外患」與飽受病苦的雙重折磨。守屋孝藏氏藏永安三年（530）《佛說仁王般若經》題記：「……佛弟子……東陽王元榮，生在末劫，無常難保，百年之期，一報極果。」由於北魏國勢每況愈下，不禁讓憂心的東陽王生起處於「末法」的慨嘆。S.4528 中興元年（531）題記也同樣感慨：「既居末劫，生死是累。」可見，大時代的動盪沒有因時間的推移而減弱。永熙元年（532）他在寫經題

經》、《無量壽經》、《觀世音經》、《妙法蓮華經》、《金剛般若經》、《大方便報恩經》、《八陽神咒經》。

³ 北魏元榮與西魏辛興升的寫經題記還提到同時抄的其他經典，但這些經典目前保存情況不明，計有八種：《賢愚經》、《觀佛三昧經》、《大雲經》、《維摩經》、《藥師經》、《祖持》、《金光明經》、《護身命經》。

⁴ 在十一位異鄉人寫經者中，元榮不僅寫經時間最久、所供養佛經種類與數量也最多。元榮的寫經涵蓋了「經、律、論」三藏及佛經注疏；其中「經」有仁王般若經等十一種，「律」有內律，「論」是摩訶衍，即大智度論，注疏則有維摩疏卷一。詳細如下：（一）永安三年（530）七月廿三日至建明二年（531）四月十五日寫經：仁王般若經三百部。（出處：京都博藏仁王般若經、北圖（殷 46）、S.4528。）（二）普泰二年（532）三月廿五日造經：無量壽經一百部、摩訶衍一百卷、內律一部五十卷、賢愚經一部、觀佛三昧經一部、大雲經一部、維摩疏卷一（百部）。（出處：北圖（葉 50）摩訶衍經（大智度論卷一題記）、P.2143 大智度論第廿六釋論竟、京都博藏大智度論卷七十、書博律藏初分卷第十四、上圖 137 維摩疏卷一、上圖 100）（三）永熙二年（533）五月七日造經：大集經一部十卷、法華一部十卷、維摩一部三卷、藥師一部；共廿四卷。（出處：五島美術館藏大方大集經卷二題記）（四）永熙二年（533）七月十三日造經：涅槃、法華、大雲經、賢愚經、觀佛三昧經、祖持、金光明經、維摩、藥師各一部；共一百卷。（出處：S.4415 大般涅槃經卷卅一題記）參閱：池田溫《識語》，頁 115-119。

⁵ 有關東陽王的身世已有很多學者討論，宿白《東陽王與建平公》一文可謂是總結性說明。他據元榮之妹《金城郡軍（王夫人）華光墓志》：「……故金城郡軍，姓元，字華光，河南洛陽嘉平里人也。……瓜州榮之第二妹。……春秋三十七，孝昌元年九月癸卯朔十六日寅時寢疾，卒於家。」推測元榮任瓜州刺史，當在其妹過世前，即孝昌元年（525）九月十六日之前；任瓜州刺史的最後時間，則在六世紀四十年代之初或三十年代之末。參閱：宿白《東陽王與建平公（二稿）》，《中國石窟寺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年 8 月，頁 244-259。

記又提到：「…惟天地妖荒，王路否塞，君臣失禮，於茲多載……。」⁶

北魏政治衰相，於元榮未到瓜州時早已呈現。孝明帝自年幼登基，母胡太后攝政，雖貴為一國之君，實無大權；其間朝臣元叉、劉騰弄權，胡太后曾於正光元年（520）為兩人幽禁於北宮。⁷其後太后雖再次復政，但政局十分不穩定，此時朝廷外可謂「四方多事，諸蠻復反」⁸；最嚴重的「河北大起義」（525—529）整整持續了四年零一個月才平息⁹，而洛陽宮內則是政爭不斷，孝昌元年到二年（525—526）年的詔書因此說到：「權臣擅命，亂我朝式」¹⁰、「社稷鴻基，殆將淪陷」¹¹。北魏孝昌三年（527）軍閥爾朱榮掌握北魏政權，當年的詔書敘述了悲慘的景象：「頃舊京淪覆，中原喪亂，宗室子女屬籍在七廟之內，為雜戶濫門所拘辱者，悉聽離絕。」¹²北魏王權此時已徹底瓦解，貴族的尊嚴無情地被踐踏。

東陽王除了深為岌岌可危的王室憂心外，依其題記描繪出的形象卻始終是個多病的老人。守屋孝藏氏藏永安三年（530）《佛說仁王般若經》題記：「…弟子自惟福薄，屢嬰重患。」往後兩三年他的寫經題記還是提到老年病苦的問題，如：永熙元年到二年（532-533）題記：「屢嬰重患」、「年老疹患」，永熙二年（533）最後一件寫經題記：「所患永除、四體休寧」，都說明了東陽王多年重病不癒的事實。身為王室一員的東陽王，既無法挽回北魏王室悲慘的命運，又無力抵抗人生的老病之苦，元榮不禁思念起故鄉。S.4528 號中興元年（531）寫經題記：「弟子元榮…離鄉已久，歸慕常心。」元榮的鄉愁是源於擔心從此回不了中原，於在這前後幾年他請人抄寫大量佛經，尋求宗教救度。如京都博藏永安三年（530）《佛說仁王般若經》題記：

惟庶心天人，仰憑諸佛，敬造仁王般若經三百部，一百部仰為梵天王，一百部仰為帝釋天王，一百部仰為毗沙門天王等。以此經力之故，若天王誓不虛發，並前所立，願弟子晏望延年之壽，事同前願，如無所念，願生離苦也。

元榮請人抄寫三百部《佛說仁王般若經》，並分別供養三大天王各一百部，祈求諸佛菩薩與天王保佑他身體健康。然而從往後幾年的寫經題記可知，他的健康似乎沒有改善，

⁶ 散 0753(中村不折藏)《律藏初分卷第十四》、上海圖書館藏 137 號《維摩經疏卷第一》及 P.2143《大智度論》。

⁷ 《魏書·肅宗紀》卷九，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 6 月，頁 230、240。

⁸ 《魏書·肅宗紀》卷九：「〔孝昌元年（525）〕十一月…四方多事，諸蠻復反」，頁 242。

⁹ 「河北大起義」自孝昌元年（525）八月，柔玄鎮兵杜洛周在上谷（今河北懷來縣東南）起義，到（529）九月失敗。《魏書·肅宗紀》卷九，頁 242。

¹⁰ 《魏書·肅宗紀》卷九，頁 242。

¹¹ 《魏書·肅宗紀》卷九，頁 244。

¹² 《魏書·肅宗紀》卷九，頁 245。

所以他又加抄了很多經典，值得注意的是永熙元年（532）後新增且重複出現《無量壽經》一百部的供養，永熙二年（533）以後又陸續出現《藥師經》一部的供養，祈求脫離病苦與延年益壽。

元榮除了祈求天王信仰保佑他身體健康外，他始終期待不安的政局能改變，永熙元年（532）P.2143 號、京都博、書博藏等三件寫經題記，提到他請求天王衛國護民，其中 P.2143 永熙元年（532）《大智度論》題記可為代表：

敬造無量壽經一百部，四十卷為毗沙門天王、卅部為帝釋天王、卅部為梵釋天王。造摩訶衍一百卷，卅卷為毗沙門天王，卅卷為帝釋天王，卅卷為梵釋天王。內律一部五十卷，一分為毗沙門天王，一分為帝釋天王，一分為梵釋天王。賢愚一部為毗沙門天王。觀佛三昧一部為帝釋天王。大雲一部為梵釋天王。願天王等早成佛道。又願元祚無窮，帝嗣不絕，四方付化，惡賊退散，國豐民安，善願從心，含生有識，咸同斯願。

元榮比前一年加抄了很多經典供養三大天王，可以想見局勢越來越惡劣。據鄭師阿財研究毗沙門天王信仰在中原並不流行，主要盛行於河西地區，當時的人們認為毗沙門天王是戰神，具有守護國土的誓言與能力。¹³因此元榮以寫經供養天王，祈求天王保佑戰事順利，並庇佑王室「元祚無窮，帝嗣不絕」。

除了為自己與國家祈福之外，S.4528 號中興元年(531)題記載元榮施錢千文寫經為家人祈福：「是以身及妻子、奴婢、六畜，悉用為毗沙門天王佈施三寶，以銀錢千文贖，錢一千文，贖身及妻子，一千文贖奴婢，一千文贖六畜。入法之錢，既用造經，願天王成佛，弟子家眷、奴婢、六畜，滋益護命，乃至菩提。悉蒙還闕，所願如是。」他祈福的對象包括親人、奴僕以及家中畜養的動物，能獲得生命保障，並且也能成就佛道。

中興元年（531）到永熙元年（532），元榮數件寫經屢次提到：「弟子年老疹患，冀望叔和（使節）早得還回。」說明強烈關心國家的元榮曾派遣使節回國探察，但音訊全無。但是到了永熙二年(533)年以後，元榮的寫經題記已經沒有憂心政治的情緒，只剩下為自己健康祈福的題記。元榮的寫經題記，真實地體現深受儒家文化薰陶的北魏王室，對國家、家庭及部屬真誠的關懷，另外他虔誠的天王信仰則反應河西信仰對中原異鄉人影響。

¹³ 鄭阿財〈論敦煌寫本《龍興寺毗沙門天王靈驗記》與唐五代的毗沙門信仰〉，收入《第三屆中國唐代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6年11月，頁427-442。

（二）書博藏 020 號尹波寫經：

尹波是追隨東陽王至瓜州的親信，官拜「假冠軍將軍樂城縣開國伯」，現藏日本書道博物館 020 號為北魏孝昌三年（527）尹波寫的《觀世音經》寫經，題記中反應他的人生困境：

……清信士弟子尹波，實由宿福不懃，觸多屯難。扈從主人東陽王殿下、屆臨瓜土。矚（屬）遭離亂，災夭（妖）橫發，長蛇竟熾，萬里含毒。致使信表罕隔、以逕年紀。……

尹波提及的政治動盪，與上述東陽王面臨政治上的內憂外患是一致的，另外他的題記還反應東陽王孝昌元年（525）初任瓜州刺史時，農民起義的亂事已阻斷河西與中原的交通，到了孝昌三年(527)書信罕隔已長達一年之久。於是他寫了四十部《觀世音經》，施諸寺院讀誦，題記可分為為國家、東陽王闔家、一切眾生及自身眷屬祈福。

為國家祈福：「願使二聖慈明，永延福祚；九域早清，兵車息鉀，戎馬散於茂苑，干戈輟為農用；文德盈朝，哲士溢闕，鏘鏘儕儕，隆于上國，吾道欽明，忠臣累葉，八表宇宙，終齊一軌。」

為東陽王闔家祈福：「東陽王殿下體質康休，洞略雲表，年壽無窮，永齊竹柏；保境安蕃，更無虞寇，皇途尋開，早還京國，敷暢神機，位升宰輔。所願稱心，事皆如意，合家眷大小、親表內外、參佐家客，咸同斯佑。」

為一切眾生祈福：「又願一切眾生，皆離苦得樂。」

為自身眷屬祈福：「弟子私眷沿蒙此福，願願從心，所求如意。」

尹波為國家祈福的內容，正說明北魏面臨王室不保、朝臣弄權與地方起義等三種困境。另外，也說明東陽王於北魏孝昌三年（527）早已染疾且外患頻仍，故尹波以寫經為東陽王的健康、官運及其闔家祈福，然尹波身為元榮親信，與元榮實為生命共同體，因此這段題記表面上是尹波對主人的祈願，事實上正反映了尹波自己的心事。尤其「皇途尋開，早還京國。」一句，更道盡深處異鄉的尹波，急於歸鄉的心情。

（三）書博藏辛興升寫經：

西魏文帝與政權操控者宇文泰，皆信佛法，敦煌當時為西魏的管轄區，佛教極為興盛。現藏於日本書道博物館一件西魏元年（552）辛興升抄寫的《妙法蓮華經卷四》，其

題記有：

元年歲次壬申正月庚午朔廿五日甲午成，弟子辛興升南無一切三世常住三寶，弟子興升自惟宿行不純，等類有識，稟受風末塵穢之形，重昏迷俗，沉溺有流，無明所蓋。竊聞經云：大覺玄監（鑒），信敬大乘，果報無極。以是弟子興升，國遣使向突貴，兒女在東。……

辛興升是西魏奉命出使突貴的一名大使，從題記「國遣使向突貴，兒女在東」一句，反應當時他是隻身前往異國。題記中「突貴」一國不可考，相關文獻僅有「突厥」。據伯希和研究「突厥」一詞在漢籍中最早出現的時代，是北朝分裂為東、西魏，也正是高歡、宇文泰爭雄之時，突厥崛起，首先是從中原的西北與當時的西魏接觸，因此「突厥」這一漢譯名稱最有可能來自當時的西北方言。¹⁴伯希和的推論極為合理，他說明了「突厥」是一種音譯。據《梵語雜名》一書，「突厥」梵音為 *trū sa ka ga na*，音譯靺鞨娑迦又譌曩，¹⁵由於發音而有了不同的音譯，題記中「突貴」與「突厥」顯然發音較為接近，因此辛興升的出使地極可能為突厥國。

辛興升寫經的時間正月廿五日，時值中國春節期間，每逢佳節倍思親，無法與家人團圓的辛興升，自嘆前世「宿行不純」所以才有如此遭遇。為此他「即率單情，減（減）割身分之餘」，寫經為全家祈福。從其題記可知，辛興升當時的供養經除了《妙法蓮華經卷四》外，尚有《無量壽》、《藥師經》與《護身命經》各一部。從他所抄的經名，即可感受到異鄉人倍感健康、長壽與生命安全的需求。

辛興升迴向的對象除「七世父母、妻子親眷」外，寫經題記還提到：「願持之功，一豪（毫）之善，使弟子超纏群俗，形升無礙。託生紫宮，登階十住。辯才無滯（如）舍利弗，不思議力如維摩詰，行如文殊，得道成佛。」題記中舍利弗是釋尊十大弟子中智慧第一，文殊為菩薩大智表法，他與維摩詰居士在《維摩詰經》中，透過智慧之辯與不辯，宣揚大乘佛教真理。身為兩國交通的大使的辛興升，任務未達成恐難早日回鄉，因此他渴望有此聲聞菩薩之智慧，使外交順利，早日還鄉。題記最末段可說是他最終的願望：「又願弟子兒女相見，現家眷、兄弟、知識、子侄、中表。普及弟子興升兒女得還家，慶會值佛聞法，含生等同斯契。」反應辛興升對家人的思念，他期待全家能早日團圓，並希望兒女與一切眾生都能歡喜地學佛修行。

¹⁴ 伯希和〈漢譯突厥名稱之起源〉，《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頁50-51。

¹⁵ T54, no. 2135, p. 1236, a.（T：大正藏）

（四）北圖 5100 號（列 49）王恩寫經：

此卷年代不明，池田溫斷為約六世紀，供養經人為王恩。題記說到：「清信士弟子王恩，自忖往昔因微瑩然，万里際此。」可見王恩是一名普通百姓，不知何因流落敦煌，自慨前世所種福田不夠，所以才會來到萬里之遠的異鄉。他的題記雖然僅止於感嘆福薄，但不難讀出他對故鄉的懷念。

（五）英藏 S.2605 號優婆夷劉圓淨寫經：

此卷為隋大業十二年（616）寫經，供養經人優婆夷劉圓淨是為學佛的在家女信眾，她的寫經題記說到：「……以茲微善，願為一切眾/生轉讀，聞者敬信，皆悟苦/空，見者受持，俱勝常樂。又/願劉身早離邊荒，速還京輦，罪障消除，福慶臻集。」可見劉圓淨本籍不在敦煌，其故鄉在隋朝都城。我們不知她為何流落敦煌，但可感受她歸心似切，這樣痛苦的遭遇，似乎讓她更體會到《金剛經》的諸法空相，所以她要「為一切眾生轉讀」此經，願所有人都離苦得樂，同時自己也能早日回京。

（六）英藏 S.4284 號辛聞香寫經：

此卷為唐貞觀十五年（641）寫經，供養經人辛聞香是位「菩薩戒弟子」，其寫經題記自述：「失鄉破落，離別父母，生死各不相知。」處境極為悲慘。於是她請人寫了《大方便報恩經卷七》一部為父母祈願：「奉為慈父亡妣…願弟子父母生生之處，殖（值）佛聞/法，常生尊貴，莫逕三塗八難。願弟子將來世中，父母眷屬，莫相捨離。」這段題記充滿辛聞香對亡母的思念及對生死未卜父親的擔憂，由於她今生飽受與家人別離之苦，所以她期待「與父母眷屬，莫相捨離」。

（七）書博藏 173 號張萬福寫經：

此卷為唐武周天冊萬歲元年（695）寫經，從該卷題記可知供養經人張萬福原藉沙洲（敦煌），不知何因舉家遷徙甘州（張掖），他請經生寫下這部短小的《觀世音經》，題記內容為：「…今於甘州並發心為所生父母及七代父母及身并妻息等，減割資糧、抄寫觀音經一卷。願成就已後，受持轉讀；灾影遠離、恆值福因。見存者永壽清安，亡者託生靜（淨）土；乘此願因，俱登正覺。」

由「減割資糧」一詞可知，張萬福經濟窘困只普通的小老百姓。他遷居甘州（張掖）

之後，對故鄉的「鄉愁」是隱性的，亦即反應在對新環境的未來感到不安，所以他寫經為全家消災增福，同時不忘超渡過世的「七代父母」。

（八）英藏 S.87 號大斗拔谷副使陰仁協寫經：¹⁶

此卷為唐聖曆三年（768）寫經，供養經人陰仁協官銜為「大斗拔谷副使上柱國南陽縣開國公」，足見陰仁協不僅為敦煌豪族具「開國公」爵位，同時還擔任青海往河西走廊的山谷駐軍的「副使」，擁有一定權勢。由於他曾經向佛菩薩許願，若能升官到六品，每月寫此《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若升為五品，每月寫此經二卷。但「久為征行，未辦紙墨」，一直無法寫經還願，到了聖曆三年（768）他終於有機會請人抄寫此經一部，並且親自為一切眾生轉讀。由此可知，此經是陰仁協祈求滿願後的「還願供養經」，迴向對象「金輪聖神皇帝」，是升官主要的報恩對象，而「七世父母，合家大小。」則間接反應「久為征行」的陰仁協對家人的思念。

題記中的「金輪聖神皇帝」一詞，本為武則天改國號周，稱帝期間多種「聖神皇帝」尊號之一，長壽二年（693）秋九月自稱為「金輪聖神皇帝」。¹⁷據汪娟指出，「金輪」為佛經中轉輪聖王的七寶之一，而證聖元年（695）改稱「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的尊號，則說明武氏同時以彌勒與輪王的身分自居。¹⁸然而，英藏 S.87 號寫經背景為聖曆三年（768），當朝皇帝為唐代宗李豫，為何陰仁協還以武則天特有尊號稱呼代宗？關於此點汪娟也提到，代宗永泰元年（765）西明寺沙門懷感上表時，也曾以「彌勒下生」和「輪王出現」來比擬代宗，說明代宗雖未託言彌勒下生，但彌勒或轉輪王與人間帝王相結合的觀念，在武后之後仍未斷絕。¹⁹誠如所述，當時人們喜以「輪王」尊號恭維皇

¹⁶ 英藏編號 S.87 聖曆三年（768）大斗拔谷副使陰仁協《金剛般若經》寫經，全篇楷書書寫，字品佳，題記如下：「聖曆三年五月廿三日，大斗拔谷副使上柱國南陽縣開國公陰仁協寫經。為金輪聖神皇帝及七世父母，合家大小。得六品，發願月別許寫一卷。得五品，月別寫經兩卷。久為征行，未辦紙墨，不從本願。今辦寫得，普為一切轉讀。」

¹⁷ 武氏對於「聖神皇帝」的稱號十分著迷，天授元年（690）她僅自稱「聖神皇帝」；長壽二年（693）又加稱為「金輪聖神皇帝」；長壽三年（694）復加尊號為「越古金輪聖神皇帝」；證聖元年（695）一月上加尊號曰「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帝」，二月去此稱號。到了九月又改為「天冊金輪聖神皇帝」。一直到聖曆三年（768）五月，才因為「上以所疾康復，大赦天下，改元為久視，停金輪等尊號。」《舊唐書》冊一卷六，〈則天皇后本紀〉，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12 月 7 刷，頁 121-129。

¹⁸ 參閱汪娟〈唐代彌勒信仰與政治關係的一側面——唐朝皇室對彌勒信仰的態度〉，《中華佛學學報》第四期，1991 年 7 月，頁 293。

¹⁹ 汪娟〈唐代彌勒信仰與政治關係的一側面——唐朝皇室對彌勒信仰的態度〉：「代宗甚為崇奉佛法，信仰福業報應。永泰元年（765）西明寺沙門懷感曾經上表云：『特奉恩命，令開百座講仁王護國般若經，以今日經周設齋慶畢，凡是生靈不勝抃躍。伏惟陛下，再造天地，明齊日月，……金繩之界彌勒下生，玉京之中輪王出現。』（唐·圓照集《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卷上，T55，p.725b。）便同時以『彌勒下生』和『輪王出現』來比擬代宗，無疑是把皇帝的宗教地位提高並加以神聖化了，而皇帝本身自然也很樂意接受這種恭維。」，《中華佛學學報》第四期，1991 年 7 月，頁 293。

帝，而陰仁協尊稱代宗李豫為「金輪聖神皇帝」，當是同樣的心理。

（九）英藏 S.2992 號賀三娘寫經：

本卷現藏英國，供養經人賀三娘自稱「清信弟子女人」，為學佛的女信眾，題記以干支紀年，僅署「申年」，池田溫推測為唐大和二年（828）吐蕃時期寫經。²⁰賀三娘的本籍究竟為中原或原屬河西地區，由於史料不足無從詳細考證。大體來說賀三娘若是中原人，則可能是吐蕃攻打中原擄掠至蕃的婦女，另外因為唐武周、開元及大曆年間，敦煌戶籍早已出現賀氏家族²¹，所以也不能排除她本為河西人，因某種原因流落敦煌。

不論賀三娘的本籍與後來落腳處為何，無疑地她是流離祖籍的異鄉人。她的題記僅短短七言：「為落異鄉，願平安。」其願求顯得相當淡泊與實際，與多數敦煌婦女寫經多元的願求有很大的不同。例如，英藏 S.1963 號同樣是吐蕃統治時期（約九世紀前期）寫經，盧大娘《金光明最勝王經》題記：「……清信女佛弟子盧大娘，奉為七伐（代）/先亡見存眷屬，為身陷在異蕃，敬寫金光明經一卷。唯願兩國通和，兵甲休息，應沒落之流，速達鄉井。共/盧二娘，同沾此福。」盧大娘與盧二娘迴向的對象就包含過世的先人、現在眷屬以及遠征的家人。相形之下，賀三娘只是祈求在異鄉平安，說明了女性異鄉人在異地生活不易，最基本的要求也只是基本的生存能力。

（十）英藏 S.4397 號梁矩寫經：

此卷為晚唐廣明元年（880）梁矩《觀世音經》寫經，時值張淮深（872—890）歸義軍節度使統治期間。寫經題記說到：「廣明元年肆月拾陸日，天平軍涼州第五般防戍都右廂廂（衍）兵馬使梁矩，緣身戍深蕃，發願寫此經。」從「天平軍涼州第五般防」²²與「身戍深蕃」等字，可知梁矩原屬於唐代山東天平軍編制，並非涼州地方人武官。據榮新江考證，唐朝為唯恐張義潮勢力不斷擴張，故於咸通四年（863）從鄆州調天平軍二千五百人戍守涼州²³，梁矩應為其中一員。然事實上涼州政權始終掌握在張義潮手中²⁴，

²⁰ 按，吐蕃統治時期（786-848），禁用唐年號而以干支紀年。吐蕃統治時期共計有：壬申（792）、甲申（804）、丙申（816）、戊申（828）、庚申（840）五個申年。池田溫在《識語》中推測為戊申年，即唐大和二年（828）所寫，當是合理，因為該時期與賀三娘的題記內容較符合。

²¹ 土肥義和著，李永寧譯〈歸義軍時期（晚唐、五代、宋）的敦煌〉，《敦煌研究》1986年第4期，頁90、93。

²² 有關「天平軍」的紀錄，《資治通鑑》二百五十三卷記載：「辛酉以淄州刺史曹全為天平節度史，兼東面副都統。」按：淄州即今山東省淄博市，當時天平軍區，總部設於鄆州（今山東省東平縣）。《資治通鑑》二百五十三卷，收於《四部備要》，臺北：中華書局，1965年，頁28。

²³ 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1月，頁5。參閱，該書咸通二年與四年年表。又該書頁46，159都提到此寫卷。

因此時至廣明元年（880），梁矩戍守涼州已經將近二十年，不免發出「身戍深蕃」的感慨。他深怕自己再也回不了故鄉，於是抄寫《觀世音經》，為的是早日離開「深蕃」，返回家鄉。

（十一）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新 68 號李吉順等寫經：

本卷為甲戌年寫經，池田溫推測為後梁乾化四年（914？）所寫，正值曹氏歸義軍統治時期。李吉順與康奴子二位兵馬使是歸義軍的幕僚，在晚唐五代屬於小武官。他們從異鄉來到甘州（張掖）防守，因此於久坐之餘抄寫《佛說八陽神咒經》一卷，目的是：「一為先亡父母，神生淨土。二為吉順等一行，無之灾障，病患得差。願早迴戈（國），流傳信士。」

此二人所以所寫《八陽神咒經》是唐代敦煌地區相當流行的偽經，內容不長但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尤其該經提到「八菩薩」會保護遠行從軍的人，使所願成就。此外，該經還說若子女能為生前造罪的父母轉經，能使父母免除墮入地獄的痛苦。²⁵或許是經典宣揚的利益正契合兩位兵馬使的需要，所以他們便抄寫此經超渡先亡父母，並祈求自身遠離病患早癒，早日回國。

三、敦煌異鄉人寫經題記內容分析

以上十一位敦煌異鄉人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分屬於：「王室、武官、使節、清信士（優婆塞）、優婆夷」五種身份²⁶，遍及王室到庶民等階層。為了瞭解敦煌異鄉人題記願文的共通與差異處，以下這些以表格方式，按寫經年代排比，將異鄉人題記條列化，以方便歸納其寫經動機。

敦煌異鄉人寫經表				
	寫經者	寫經名稱	寫經動機	備註
1	元榮	仁王般若經、無量壽經、摩訶衍、內律、賢愚經、觀佛三昧經、大雲經、維摩疏、大集經、法華、維摩、藥師、	1.病癒、延年壽命。2.天王等早成佛道。3.早回故鄉。 4.家眷奴婢六畜，滋益護命。5.元祚無窮，帝嗣不絕。 6.四方付化，惡賊退散。7.國豐民安，善願從心。	

²⁴ 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1月，頁159。

²⁵ 《天地八陽神咒經》所說八菩薩即：「跋陀羅菩薩漏盡和、羅隣竭菩薩漏盡和、憍自兜菩薩漏盡和、那羅達菩薩漏盡和、須彌深菩薩漏盡和、因桓達菩薩漏盡和、和輪調菩薩漏盡和、無緣觀菩薩漏盡和。」

²⁶ 敦煌異鄉人五種階層分別為：1.王室：北魏瓜州刺史東陽王元榮。2.武官：北魏尹波將軍、中唐大斗拔谷副使陰仁協、晚唐天平軍兵馬使梁矩、五代兵馬使李吉順。3.使節：西魏辛興升。4.清信士：六世紀王恩、初唐張萬福。5.優婆夷：隋朝劉圓淨、初唐菩薩戒弟子辛聞香、吐蕃賀三娘。

		涅槃、祖持、金光明經。 ²⁷		
2	尹波	書博藏 20 觀世音經	1.二聖慈明，國家永祚。2.戰爭早日結束。3.文武忠臣滿朝。4.主人東陽王身體健康、早還京國、升官、家眷親屬幕僚蒙福。5.一切眾生離苦得樂。6.自家私眷，沾蒙此福，願願從心、所求如意。	施諸寺讀誦
3	辛興升	書博藏妙法蓮華經卷四	1.為七世父母。2.託生紫宮，登階十住，得神通智慧辯才，成佛。3.兒女相見，闔家團圓。4.一切眾生值佛聞法，得道成佛。	願持之功
4	王恩	北圖（列 49）妙法蓮華經卷三	1.自付往昔因微斃然，万里際此。	
5	劉圓淨	S.2605 金剛經	1.見聞者生信，悟苦空得樂。2.早離邊荒，速還京輦。3.罪障消除，福慶臻集。	為一切眾生轉讀
6	辛聞香	S.4284 大方便報恩經卷七	1.為慈父亡妣生生之處，聞佛法，生尊貴，莫墮三塗八難。2.將來世與父母眷屬，莫相捨離。3.善願從心。4.俱登正覺。	
7	陰仁協	S.87 金剛般若經	1.金輪聖神皇帝。2.七世父母。3.合家大小。	還願，普為一切轉讀
8	梁矩	S.4397 觀世音經	1.緣身戍深蕃，發願寫此經。	
9	張萬福	書博藏 173 觀世音經	1.全家災影遠離，恆值福因。2.現存者永壽清安。3.七代父母及亡者託生淨土，俱登正覺。	受持轉讀
10	賀三娘	S.2992 觀世音經	1.為落異鄉，願平安。	
11	李吉順	北大圖藏新 68 八陽神咒經	1.先亡父母，神生淨土。2.吉順等一行，無灾病癒。3.早回國。	流傳信士

從十一位異鄉人寫經題記中，可以發現他們迴向願文有共通與差異部分。

其中共通部分，不論抄寫何種經典都適用，為一般寫經題記共用的「套語」，常見於寫經人題記中，北魏到五代異鄉人的題記出現機率也很高。例如，P.2143 號元榮題記：「國豐民安，善願從心」、書博藏辛興升題記：「為七世父母、妻子親眷」、S.4284 辛聞香題記：「奉為慈父亡妣……常生尊貴，莫墮三塗八難。……俱登正覺。」、張萬福題記：「為所生父母及七代父母……見存者永壽清安，亡者託生靜（淨）土；乘此願因，俱登正覺。」S.87 號陰仁協題記：「為金輪聖神皇帝及七世父母，合家大小。」。北大圖藏新 68 號李吉順寫經：「為先亡父母，神生淨土。」等等皆是。劉圓淨題記：「願……罪障消除，福慶臻集。」賀三娘題記：「為落異鄉，願平安。」

這些寫經「套語」的產生，迴向國家「國豐民安」、自身或家人「平安」、「健康」、「長壽」，是人類生存的期待；迴向先亡父母或七世父母「神生淨土」，是中國人對祖先慎終追遠的孝思精神與佛教淨土信仰的影響。至於一切眾生「俱登正覺」，則是中國大乘佛教徒共同追求的修道目標。

另外，基於異鄉人特殊的身份、遭遇及信仰，其寫經題記呈現一些特殊地方，主要

²⁷ S.4528、S.4415、P.2143、北圖藏 50、上圖 137、上圖 100、京都博、書博、五島美術館、北圖藏 46。

有六大類型：

（一）對現實環境的不滿與自憐：

對一個異鄉人而言，離鄉背井已非得以，若還遭逢天災人禍，有鄉歸不得的愁緒不免油然而生。因此，有些異鄉人藉由寫經題記，抒發對當時環境的不滿以或對自身不幸遭遇的自憐。例如，尹波與東陽王以「災妖橫發，長蛇竟熾，萬里含毒」、「天地妖荒」等嚴厲的怒斥，來宣洩對造亂者並對時局的不滿。另外，題記中還有對自己遭逢的困境感到自憐，如尹波的「宿福不勲，觸多屯難」、東陽王的「自惟福薄」、辛興申的「宿行不純」、王恩的「往昔因微竊然」等等皆是這類的心境。異鄉人藉由寫經題記抒發諸多愁緒，在接受佛教業報與因果觀念後，他們坦然面對現實，勇敢地在困惡的異鄉繼續生存。

（二）願政治安定：

敦煌寫經題記中為國家、當朝皇帝祈福也是常見的「套語」。敦煌異鄉人的題記中有類似的祈願文，但和一般題記比較起來有更濃烈的憂愁。例如，面臨北魏王室岌岌可危的元榮與尹波祈願「二聖慈明，永延福祚」、「元祚無窮，帝嗣不絕」。北魏末年長期的動亂，似乎讓統治者與軍人生起厭戰的情緒。所以東陽王題記說到：「願……四方付化，惡賊退散，國豐民安，善願從心。」尹波題記也說：「願使……九域早清，兵車息鉀，戎馬散於茂苑，干戈輟為農用。」這類異鄉人題記，反應他們害怕從此回不了故鄉，流露出格外濃厚的鄉愁。相對的，政治清明時如 S.87 號陰仁協為「金輪聖神皇帝」寫經祈福題記，便看不到尹波及東陽王那種悲心交集的感嘆了。

（三）願早日還鄉：

流浪他鄉的異鄉人，除非是長期性的移民，否則「早日還鄉」是所有人共同的心願。例如，北魏元榮的「離鄉已久，歸慕常心」、尹波的「願…皇途尋開，早還京國。」為派駐敦煌的中原貴族的思鄉。另外劉圓淨題記：「願劉身早離邊荒，速還京輦。」說明了平民女子從隋都淪落敦煌，因生活不適引發歸心似箭的鄉愁。另外，兵馬使李吉順與康奴子題記：「願早迴戈（國），流傳信士。」則是五代曹氏歸義軍時期，奉命駐守甘州（張掖）武官早日結束軍旅生涯，回到故鄉的心願。

（四）願病癒或延壽：

祈求身體健康是所有人共同的願望，但是有些寫經題記透露異鄉人在外地久病不癒，引發更深切的鄉愁及宗教需求。其中，最顯著的例子是東陽王寫經題記：「救護弟子延年壽命，上等菩薩，下齊彭祖」、「屢嬰重患」、「年老疹患」；還有其親信引波題記：「願東陽王殿下，體質康休，洞略雲表，年壽無窮，永齊竹柏。」都說明東陽王久為病苦折磨，期待病癒的心願。另外，五代奉命充使甘州的李吉順與康奴子題記：「無之灾障，病患得差」也說明他們之中有人久病不癒。

以上題記內容反映了人類的生存，永遠必須與災難及病苦搏鬥，而遠行的異鄉人因為沒有家人照料，似乎更不願意遭受這樣的病痛。生病的異鄉人心靈格外脆弱，轉而尋求宗教力量的協助，他們藉由寫經題記祈求重病早癒或延年益壽，同時也傳達對長官或同儕的關懷，體現人性溫暖一面，顯出異鄉人除了必須照料自身外，彼此「互助」與對他人精神支持也很重要。

（五）為家眷祈福：

敦煌的異鄉人有些從中原來到敦煌，有些是從敦煌遷徙或暫居河西諸郡。其中，有許多寫經題記反映了對家人的關懷，或訴說對離散家人的思念。例如，尹波題記：「願東陽王殿下……合家眷大小，親表內外，參佐家客，感（咸）同斯佑。……弟子私眷，沾蒙此福，願願從心、所求如意。」這表面雖是尹波為東陽王闔家的祈福，但實際是尹波為中原的親人祈福。東陽王題記：「弟子家眷、奴婢六畜，滋益護命。」其中「滋益護命」頗值得注意，東陽王似乎擔心家眷生命安全，故施錢寫經。西魏辛興升題記：「願弟子，兒女相見，現家眷、兄弟、知識、子侄、中表，普及弟子興升兒女得還家。」是突貴使節辛興升出使後，兒女下落不明，期待全家早日團圓。至於唐代辛聞香題記：「失鄉破落，離別父母，生死各不相知。」處境更為悲慘，她寫經的目的是：「奉為慈父亡妣…願弟子父母生生之處，殖（值）佛聞法，常生尊貴，莫逕三塗八難。願弟子將來世中，父母眷屬，莫相捨離。」

（六）求自身的現世利益：

離家的異鄉人中，官員的題記明顯表現出對官運順遂的期待。十一位敦煌異鄉人中，以東陽王的身份最尊貴且官位最大，但他的題記卻看不到他希冀升官。然而，這不

代表東陽王沒有這種世俗的眷戀，孝昌三年(527)尹波寫經題記：「願東陽王殿下……早還京國，敷暢神機（機），位昇宰輔，所願稱心，事皆如意。」表面上是尹波對主人的祈願，事實上正反映了東陽王與尹波自己的心事。只是，國喪邦亡如燃眉之急，加上東陽王連年為病所纏，心力交瘁，故無暇顧及這些身外之事。另外，西魏奉命出使突貴的辛興升寫經題記：「願持之功，一豪（毫）之善，使弟子超纏群俗，……辯才無滯（如）舍利弗，不思議力如維摩詰，行如文殊，得道成佛。」可以理解的是，辛興升期許自己擁有三寸不爛之舌，乃是出於職業的困境與需要。

以上幾位敦煌異鄉人因為肩負軍事與外交重任，而且在異地發展遭遇了一定的困難，所以他們藉由寫經求取功德，期望自己的能力提升，以便突破眼前困境使早日還鄉，獲得升官，以光宗耀祖。敦煌異鄉人陰仁協寫經題記，就是順利取升官後的「還願寫經」，他曾經許願說官位升到六品，每月寫經一卷，如果升到五品，每月寫經二卷。比起平民百姓的供養，顯得更重視現世利益，這種跟佛菩薩討價還價的心態，是庶民佛教重要特徵之一，連貴族與高官都不例外。陰仁協與北魏尹波將軍同樣是戍守邊防的武官，由於時值唐代太平盛世，所以陰氏的題記已經沒有尹波那般悲心交集與波瀾壯闊的氣勢了。

四、寫經呈現的宗教信仰與救度功能

從上述敦煌異鄉人寫經題記分析可知，階層越高者所抄佛經往往是國家及義解僧重視的大部頭經典，如《法華經》、《金光明經》與《無量壽經》；至於一般階層者抄寫的經典，篇幅大多不長，如唐代以後敦煌流行的《金剛般若經》、《觀世音經》與一些疑偽經。可見，真經或偽經無關係於敦煌異鄉人信仰的虔誠，這背後的原因究竟為何，以下就「寫經祈福的功德與宗教療效」、「異鄉人的佛教信仰的特質」與「書寫《觀世音經》的救度意義」分述探討。

（一）寫經祈福的功德與宗教療效

在印刷術尚未流行之前，經典的書寫、傳抄有著劃時代的重要性，它不僅代表「法寶」的流通，甚至是佛滅渡後佛弟子薰習教法、依教悟入的媒介。因此，不論大、小乘經典莫不啟發人們對「法寶」的尊重，並且讚揚書寫佛經能獲得許多世間與出世間的功德。南北前敦煌最流行的《妙法蓮華經》便說到：

若復有人，受持、讀誦、解說、書寫妙法華經乃至一偈，於此經，卷敬視如佛。……藥王當知，是諸人等已曾供養十萬億佛，於諸佛所成就大願，愍眾生故，生此人間。……是人一切世間所應瞻奉，應以如來供養而供養之，當知此人是菩薩，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²⁸

書寫、宣揚、受持經典者有無邊功德，幾乎是所有大乘經典極盡宣揚的。從敦煌文獻可知，不獨抄寫佛經可以離諸災難、生生世世親近三寶修行，成就無上佛道，甚至抄寫佛教文學作品、塑造佛菩薩聖像、請工匠繪製壁畫等，都可以得到世間與出世間的種種福報。在布施功德觀的啟發下，敦煌佛教出現大量的佛經書寫、壁畫與造像；敦煌異鄉人的寫經，基本上是此種佛教風氣之影響。

書博藏卷四西魏元年（552）辛興升寫經便是一例：「弟子辛興升南無一切三世常住三寶。……竊聞經云：大覺玄監（鑒），信敬大乘，果報無極。」辛興升抄寫經典是為了獲得無量果報。但是，抄經與人們苦難的化解、心願的達成究竟有何必然關連？除了經典宣揚的功德之外，驅使人們選擇抄經作為消除惡業、增長福報、甚至成就佛道的原因為何？

大小乘佛教最大不同在於大乘佛教主張諸佛「法身常住」；如《涅槃經》或《法華經》等都宣稱佛的「應身」才有生死涅槃，佛的「法身」則是永恆常住、不生不滅。另外，「上求下化」的菩薩道精神也是大乘佛教極力宣揚的，經中每說菩薩可以經由修行證到八地果位而開發出「法身」功德，有了「法身」便能化現清淨「報身」及無量的「應化身」救度有緣眾生。這些觀念深深影響民間信仰，敦煌的寫經題記正體現庶民對諸佛「法身常住」與菩薩救度思想的接受。他們藉由寫經與誦經抒發內心的苦悶與鄉愁，並將人世間的缺憾託付給神通廣大的佛菩薩與天人，從而獲得內心的平靜。

（二）異鄉人的佛教信仰與特質

從寫經題記與敦煌地區流行的諸多靈驗記來看，人們相信寫經具有無量功德；寫經是護持經典的一種表現，會受到諸佛菩薩與天人的護佑，使自己免除厄運，所求如意。從題記中歸納出異鄉人佛教信仰主要有：天王、藥師佛、無量壽佛、觀世音菩薩、八大金剛與八大菩薩、八陽菩薩等六種。

北魏元榮初至敦煌時，為平息河西地區的農民起義，曾寫至少數百部《佛說仁王般

²⁸ 《妙法蓮華經》卷4 (T09, no. 262, p. 30, c)。

若經》，敬獻河西戰神三大天王，祝願他們早日成佛。同時期許天王們「誓不虛發」，能履行他們救度眾生、守護國土的承諾。另外，病重不癒的元榮所抄大量經典中的《藥師經》與《無量壽經》，也間接地反應元榮藥師佛與無量壽佛的信仰，他期待這兩尊佛能保佑他脫離病苦與延年益壽。而隋朝劉圓淨與唐朝陰仁協之所以抄《金剛般若經》，主要相信八大金剛與八大菩薩會護佑流通此經的人們獲得種種現世利益。至於奉命充使甘州的五代歸義軍兵馬使李吉順抄《天地八陽神咒經》，是因為相信經中的八陽菩薩能保護遠行從軍的人病患得癒、離諸災難。另外，異鄉人最多異鄉人抄寫的《觀世音經》，反應了異鄉人對觀音菩薩的崇拜與信仰，由於涉及的內容較多，擬於下文中討論。

以今人眼光視之，異鄉人抄寫的經典含有一些偽經，然而對於一位佛教信仰者而言，與其說他們沒有真偽經的常識，無寧說他們未必相信有造假的佛經；因此只要是民間流行且具有靈驗功效的經典，都是人們對真經或偽經趨之若鶩與深信不疑的原因，異鄉人佛教信仰具備此般庶民佛教的特點。另外，人生無常、苦的體認是人們寫經的主要動力之一。在眾多敦煌寫經中，異鄉人的信仰主要是出自對人生「生老病死」與「悲歡離合」等的深切感受，因此他們的寫經題記體現了「排遣鄉愁」與「抒發鬱悶」的特質。

總體來說，異鄉人寫經題記的長度和悲切度，與其政治艱困、承擔責任、還有痛苦指數成正比。也就是說，承擔責任越重的人，如東陽王、尹波、辛興升、題記願文不僅篇幅越長、感觸也更為悲切。這些享有較高權勢、地位與榮耀的異鄉人，幾乎都是為了戍守邊防、或出勤國家任務，而成為離鄉背井異鄉人。在面對許多無可抗衡的痛苦中，「信仰」再度勾起他們的鄉愁；這股濃厚的鄉愁，透過悲壯與自我鞭策的寫經題記，讓他們重新思考在異鄉的使命。因此，不論現實環境如何惡劣，「信仰」使他們將有志難伸的抱負，轉為對未來樂觀的期待。另一類異鄉人是弱勢階層中的貧窮百姓與婦女，他們以微薄的經濟能力，試圖藉由信仰的力量使自己知足地安於現實，進而對異地產生新的認同；同時藉由寫經題記產生對親人、亡者乃至一切眾生真誠的祝福，對身邊的長官、友人發揮同舟共濟的關懷……，這些都使得卑微、孤寂的異鄉人閃露出一束「神聖」的光芒。在荒涼的邊地，佛教信仰淨化他們的心靈，使他們找到了存在的價值。

（三）書寫《觀世音經》的救度意義

《觀世音經》是《妙法蓮華經》中〈普門品〉的單行本，敦煌藏經洞發現很多單行本抄本。其漢文《觀世音經》寫經，有首尾題的約有 289 號，無首尾題的〈普門品〉殘

卷則有 419 號²⁹，多據鳩摩羅什譯本抄寫，寫經年代以唐寫本居多，說明唐代之後的敦煌地區，單行本的《觀世音經》逐漸取代了整部《妙法蓮華經》的流行。

目前敦煌異鄉人的《觀世音經》寫經現存共有四件：尹波與梁矩是戰爭前線壓力沈重的武官；張萬福夫妻及賀三娘則是對現實生活感到無奈、且經濟能力有限的小老百姓。他們寫經不是為了要探討佛經的哲學意涵，而是希望《觀世音經》中具有「普門示現」，救度眾生免除「三災、七難」神通廣大的觀世音菩薩，能夠傾聽他們訴苦、憐憫他們不幸的遭遇，進而獲得菩薩的感應救度。例如，北魏尹波將軍的題記：

蓋至道玄凝，洪濟〔□□□〕有無之境；妙理寂廓，超拔群品於無垠之外。

是以來如來愍溺類昏迷，旃（施）大悲於歷劫。故眾生無怙、唯福所恃。……

尋幽寄矜，唯憑聖趣。輒興微願，寫觀世音經四十卷，施諸寺讀誦。

尹波深信著觀世音菩薩大慈大悲，或以令人可見的各種應化身救度眾生，或以看不見的法身使眾生離苦，這個想法與觀音靈驗記所宣揚的思想是一致的。

尹波的寫經是目前敦煌單行本紀年《觀世音經》中，年代最早、階層最高的一位，往後數百年供養或抄寫《觀世音經》者主要是普通百姓、僧人及地方小官居多，這除了與該經內容淺近易與廣大的庶民階層契合外，也與此經短小寫經花費較少，即使經濟不佳者的人，也能祈求觀世音菩薩為他們解除身心的痛苦有關。

五、結語

一個地區宗教發展的原因，除了必須仰賴宗教師弘揚與有心者護持之外，政治動盪、戰爭、家人離散等時代背景，也是促成信仰發達的重要因素。苦難的時代背景，往往更容易看出人們對宗教的需要；敦煌遺書的寫經題記，正反應了這類人的心理狀態，從題記中可以看出他們對現實的不滿及生活中找不到痛苦的慰藉，而宗教卻提供了苦難心靈的出口。因此，出資請人寫經或自行抄經，為這些異鄉人提供了某種程度的心靈安慰；在題記中人們將痛苦與不安轉化為幾種型態，例如：對諸佛菩薩的讚頌、完全的救度信賴；傾訴內心的不滿、孤寂或有志難伸的無奈；表達對家人、故鄉的思念與祝福；祈願來世與父母眷屬不相捨離；或以求生淨土作為終極救度。

地處邊陲的河西地區（尤其敦煌），與中原距離漫長，邊塞景致的荒涼、戰爭帶來

²⁹ 無首尾題的該品寫卷為〈普門品〉，是因為無法確知為單品《觀世音經》抄經，或是《妙法蓮華經》中的一品，故以〈普門品〉稱之。

的離別、死亡……，種種疏離與無常，更加深人們對痛苦的感受與對故鄉、家人的思念。由於佛教特別強調世間無常、世間是苦，這些觀念與離散、孤寂的異鄉人心境有所契合；他們期待於苦尋求出離，而佛教也提供各種出離苦的方法，說明了現實人生的苦提供了佛教興盛的養分。敦煌，自古以來就是西行求法僧人與印度佛教傳入中原必經之地，這個香火鼎盛的佛教聖地，雖也提供人們信仰道教與當地民間信仰的選項，但至少在北宋以前佛教一直是此地的主流宗教。當時的敦煌佛教受到北朝以來興福建寺、大量寫經的祈福風氣影響，加上政治人物的提倡，上行下效，使得寫經活動成為大多數人們尋求「滅苦」、「求福」的重要法門。

異鄉人寫經中《觀世音經》為寫經之冠，除了與敦煌的軍事地位及戰亂頻仍有關外，與人們認為觀音菩薩「大悲救苦」能具體落實在現實世界中有密切關係。從北魏至北宋近五百年間，敦煌地區《觀世音經》寫經階層以中下階層居多，整個寫經階層的模式呈現的是「金字塔型」。亂世中異鄉人的觀音信仰的特質大抵偏向「他力的救苦觀音性質」，而非啟發自性的「內觀音」信仰。敦煌不僅是邊防重鎮，也是中印貿易往來的國際都會及多元民族融合的地區。不管是統治者、軍人、商人、流民或僧侶…，無數往來眾多無名的異鄉人為克服異地的苦悶與鄉愁，他們尋求諸佛菩薩的庇護，也不可避免地將中原與外國的佛教信仰帶到他們腳所到之處；《觀世音經》在敦煌的傳播與該信仰的流行，正說明了這一點。